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神宗皇帝

馬政

治平四年十一月先是環慶經略李肅之鄜延陸詵陝西制置李師錫並言本路無□草官地又密通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陝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　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縣置馬監詔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已租佃者令人租以給寒月芻豆乃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　上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縣羣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任無以責成效令中書擇人充使仰舉判官冀國

馬蕃息以給騎兵遂以台符權羣牧判官台符蒲陰人也尋詔台符及劉航刪脩羣牧司勅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增損刪定並奏取旨　熙寧元年二月羣牧司言樞密副使邵亢請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利案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令以馬立萬匹爲額匹占田五十畝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租佃收草粟以偹寒月之用從之　八月羣牧司奏請兼監牧通判並三年一更以馬死數定其課即能在任與諸監使臣協心斡集有勞滿日應賞者委羣牧司保明聽再任兼監牧知州誅賞準此從之　丁未詔陝西河東各市馬每千匹京東路三百匹仍

增其直並赴衛州監牧司陝西轉運副使□湜言乞候邊事寧息収市　上批邊事未寧民力宜且安養不宜别有發擾宜從湜奏丙寅詔河北馬軍並令立社依陝西河東路例供備錢助買馬其先給官價錢並增之仍賚内庫珠千餘萬給其用　九月乙酉劉航爲河南監牧使崔台符爲河北監牧使先是樞密院言舊制以左右騏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廄牧之政今欲専任責成分置官局乃詔河北河南分置監牧使都監官各一員以河南監牧並爲孳生監在外諸監分属两使其官廨河北於大明府河南於河中府後徙西京諸監官吏委監牧使奏舉按劾仍不隸羣牧司専属制置使後

又詔隸樞密院不領於制置使仍省羣牧都監一員　十月庚子朔樞密院言河南河北監牧使欲令每年各許同口奏舉有牧地縣分選人知縣令主簿充京職官共五員理為舉主　丁未上批河北河南監牧使所管地遼遠若非許令舉一二屬官與之協力恐難辦事令於京官以下各舉一人供奉官以下各舉二人充勾當公事並理本資等十數年後歲考漸深或授以遠州通判或本司都監庶幾共濟早見成績　乙卯詔出奉宸庫珠二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榷場鬻之別封樁以備買馬　十二月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言應牧地民戶已占佃者乞並令具所出租稅自今盡歸本司支用從之　三年五月羣牧判官

王誨上羣牧司編勑十二卷行之　十二月己卯詔原渭州德順軍自今三年買馬三萬匹買馬官以十分爲率買及六分七氂轉一官餘三分三氂均三等每增一等更減磨勘一年歲給三司及成都府梓州利州三路紬絹共十萬與陝西賣鹽錢相兼償馬價初三州軍買馬三年共萬七千一百匹而羣牧判官王誨言嘉祐六年以前秦州上京券馬歲不下萬四五千匹嘉祐七年置買馬司於原渭德順三州軍皆選良馬售以高價於是券馬法壞類多死損枉費錢帛故有是詔　四年十月庚午同修起居注曾孝寬言相度到諸班直諸軍牧馬乞不下槽牧放許民出租請佃牧地及合立條約等利害詔馬自來年更不下槽

牧放其五箇月合支草料令三司速計置內外班直諸軍
馬舊以夏初出牧迄八月上槽凡諸士之有馬者利其草
粟之餘與傔衣糧舉族護視之及其出也數馬一圉人出
而未至牧與自牧而歸者常數日草粟無所給方其□牧
晝縶之於棚不得卧休夕就野而牧卒有震雷風雨不知
所在有得之數十百里之外雨潦霜露之不時而感寒疾
往往而斃者十常三四被病而歸死槽櫪與納換者不在
數圉人歲被榜罰者常以千數又牧地多占良田圉人侵
擾閭里棚井科率無寧歲公私苦之故命孝寬比較相度
及詔下人以爲便計租入以補草粟猶有羨云其後上論
牧事王安石曰牧馬每數千蕃息輒復災耗減吳充曰比

以不下糟故無耗不然死者衆矣而論者以草地租不足以補上糟芻秣之費安石曰以草地給耕者則所收穀非但官租而已昔人用兩石粟易一石秕以養鳫鶩重食故也今賦牧地與民耕以廣民食則芻秣雖稍損於公家不足惜充曰見租已可足芻秣九分之費而未租之地尚多也　六年四月先是文彥博言議者多欲賦牧地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户而責孳息乞朝廷裁察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賦民爲便仍乞汰諸監不堪配軍馬量留夫填馬鋪廂軍人員外並發赴河北等州軍估賣詔元絳吳審禮蔡確詳定以聞　五月甲辰樞密使陳升之兼羣牧制置使　八月翰林學士曾布等言臣等今修成兼勇保甲

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養馬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有物力養馬者戶二匹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强予府界無過二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除襲盜賊外不得乘越三百里在府界者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十戶爲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　十一月壬戌上問養馬利害王安石曰今坊監以五百餘貫乃養得一馬若令洮河蕃部養馬所費必不至如此之多兼得好馬因地宜馬

又籍部以養馬爲業極便利所省錢計不少而坊監地賦民所收地利又不少上因論三代兵政以車馬爲急安石曰今用車即不須用馬但以人挽車省芻糧無奔警未必不勝用馬譬如古用簡冊今用紙雖三代聖人復起必不復用簡冊恐以人挽車亦如此上曰車但有理即可行三代以前聖人但隨時制法故用馬耳　七年四月乙亥廢原武馬監淇水二監合爲一　丙戌王安石罷相韓絳代之　十二月甲申王安石議廢監牧　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察訪使曾孝寬言慶歷八年嘗詔河北州軍坊郭第三等鄉村第二等每戶養被甲馬一疋以備非時官買乞檢會施行戶馬法始於此　四月癸酉三省樞密進

呈比樸馬數樞密院欲存牧監又欲留監牧馬準備軍行
負馱中書比撲歲用三萬貫買監牧所生馬數足而歲可
省官錢五十三萬貫地利在民尚不計數凡牧監歲牧馬
二百餘匹無色額馬盡堪配軍亦止二百餘匹而中書擘
畫熙河買馬未及十箇月比舊已增九十餘匹上令中書
施行而吳充固爭以爲監牧不當廢若西北旅拒馬不可
買中國如何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
監但養大馬後來孳生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日認定
驢牛中書促云騷擾令中書却要臨時買驢以供負馱豈
不騷擾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驢牛須令五戶或十戶
共認驢牛一頭不知此牛驢令誰作主且無驢牛之人須

被配率出錢此所以為騷擾令中書計算若遇要驢時用見令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時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假令括買亦不為虧損百姓此所以異於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馬皆生梗豈可負馱也　庚辰上批河東馬軍多而馬不足妨廢教閱人既未可頓減邊不給馬則一路全闕兵緩急小有邊事從何調發兼令計較所省錢糧不多且可仍舊　己丑詔沙苑監隸羣牧司餘十監及河南北兩監牧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餘匹堪給馬鋪而兩監牧歲費及所占

牧地約收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緡計所得馬
爲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得不稱失故廢之以
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
直　元豐三年正月辛卯羣牧司言牧馬監租課等錢共
百一十六萬緡有奇詔羣牧使韓縝副使張誠一並賜銀
絹各三百餘共賜錢五千緡令樞密院均給官吏　四年
七月丁亥權發遣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陝西博買
蕃部馬并糧草所用錢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致所買數
不多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絲帛博提點刑獄官開封府界
差官提點　十二月甲申知成都府呂大防言欲編排四
尺二寸以上馬百匹進呈如堪配軍即乞依此收買從之

七年二月丙子先是提點京東路刑獄霍翔言齊淄等州民號多馬禹城一縣養馬三千牡馬居三之一臣近因巡歷寄案觀民養馬雖土產者骨格亦高大可備馳突之用兼齊州第六將騎兵多是東馬與西馬無異雖民間比官中養馬所費芻秣不多然而不有所免則無以爲勸緣民之所免者在於夫役折變春夫賊盜數出賞錢保正保副大小保長催稅甲頭保丁巡宿十事臣即以此事目付禹城縣勸諭願養馬之家已應募者計馬四百四十八牡馬二百六十三牝馬百八十三然未見所免之利而願養者已多乞應諸路鄉村戶不拘等第高下如願養馬並許自陳除依條分番教閱及覺察同保違犯并勾集追捕賊

盜外與免十事内有田五頃許養馬一匹五頃以上二匹十頃以上物力高强恐妨差使不在養馬之限其牡馬須四尺二寸以上牝馬四尺三寸以上大縣無過五百匹許養牝馬三之一及委本州通判春秋呈驗當日放散外更餘約束一依朝廷追降民馬指揮上批送吳居厚相度居厚言馬政實爲國家大務其次莫如財利民之安平又無若制禦盜賊今轉運軍須年計大半出於折變之物稍有侵耗即無從補助自保甲之法行於諸路其正副畫得一鄉材武之士幾察賊盜所在衰減今募民養馬之法若與免大小保甲支移催税甲頭舂夫賊盜賦出賞錢保丁巡宿十事實使公私可施行手詔三省樞密院進議京東西

保甲養馬事以謂當留與兩路使者以決可否推朝廷大
政廟堂之上令所自出若恃心買糧穀及以茶馬并為一
司令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是用茶折馬價雖兼
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自事局既分近歲始專用銀絹及錢
鈔等況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令提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
為職務相濟從之仍以茂恂專提舉買馬監牧兼同提舉
茶場其雅州名山茶令專用博馬候年額馬數足方許雜
買　六年六月乙丑兼同提舉成都路茶場郭茂恂言昨
準詔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場司不兼買馬數不任責
遂倚法以害為政茶價每馱有增十餘千者恐蓄馬歲不入
上誤國事乞併茶場買馬為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

責　七月壬申知延州劉昌祚言乞量減監牧司年額馬數增買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馬增置馬軍蕃落從之仍於河中府第八將下左右番增置馬軍三指揮於諸將步軍額除之昌祚言軍事之先莫如馬政人雖千百可招呼而集馬雖數十寧可容易而得須是素養有備乃可應敵加以鄜延比之諸路非產馬之地難以畜牧永樂一日失六千匹不知平時牧養幾日費用幾何能集是數以累歲不貲之用乃失於頃刻之間寧不惜哉俗謂人强馬壯若能如此可謂兩全儻或强弱不齊適足為累故馳逐應急取勝非馬不能今監司所賦率低小病惡不應格式乞預支綠錢委逐將自置仍增直至四五十千得旨特許行鄜

延一路

兵志云七月知延州劉昌祚請減監牧司年額馬增直市四尺四寸以上堪披甲馬增置馬軍蕃落留苑監棒日馬爲馬種從之留馬種在九月十三日

八月甲申提舉經度措置牧馬司言巳遣官詣諸路選買牝牡馬上京乞諸路專責監司一員提舉從之令諸路差狐疑無堅決定論及求可於將命使者自非明於利害忠特不回之人孰不覬望指議二三破壞其事可更審詳若果有害民必不可施行當具所見事理論奏苟無弊也即宜并心一意協力奉行時五年二月也於是悉施行之

霍翔三年八月除京東路憲六年十月徙成都七年二

月十三日提舉京東保馬舊録載霍翔奏及手詔並於五年二月五日丁巳朱本移入七年七月五日甲戌今附八月丁丑又疑手詔不在五年當是六年冬末或七年春初也

五月辛酉提舉京東保馬霍翔言買馬法無過八歲及十五歲給公據斥賣竊以牡馬十歲方壯牝馬十七歲猶生駒乞許買十歲以下牡馬十三歲以下牝馬丙申中書省言熙寧二年天下應在馬十五萬三千六百三十匹詔兵部取索内外馬數比較以聞

軍器監

熙寧六年六月己亥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具所總

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爲判監所置官屬令逐官奏舉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廢胄案馬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之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　七月甲寅置內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仍別差官提舉　八月庚寅判軍器監呂惠卿言乞撥三司胄案吏赴本監及東西八作司廣備指揮兵級本監與提舉司將作監等同統領從之仍詔廣備指揮專隸軍器監　十一月丙午詔軍器監以殿前馬軍司所相度鞍轡樣計在京諸軍馬數造給初馬軍用大鞍不便野戰是日上始以邊樣皮韀小鞍用

本鞍長韁回旋轉射得盡馳驟之技仍選邊人習騎者隸諸軍後上批昨降鞍樣慮數多計置未集聞諸軍亦有私鞍大約及新樣若能自置即給價錢・十二月丁亥詔同管句都水監丞程昉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器監定樣製造戰車上倚嚴武備既采唐李靖三人隊法欲試行之且以北邊地平可用車爲營衛因內出手詔令三府講求而有是詔　壬辰軍器監言弓匠李文應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詔補三司守闕軍將以教工匠　七年正月判軍器監呂惠卿等上裁定中外所獻槍刀樣詔送殿前馬步軍司定奪又上編成弓式初在京及諸路造軍器多雜惡河北猶甚至是所製兵械皆精利其後遂詔齊新造軍器

付諸路作院爲式遣官分諭之已而惠卿言朝廷必以武人習用器械故諜及殿前馬步軍司然臣體問逐司每準朝廷送下定奪事件只是取責軍校文狀同奏非獨專持舊説不肯改更又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故凡外人所陳非已出者少肯言是朝廷亦未嘗考其説之當否遂從而寢荀卿以謂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工師有人焉不能此技可使治其官惟精於道者爲然乞從本監奏乞就一司同議上由是遣管軍郝質赴監定奪皆以爲便而施行焉　二月庚辰詔軍器監除依新樣造兵車外仍巧以牛皮爲建木製車上蔽塵之物臨時因民車使用　五月庚戌詔入內供奉官衛端之追兩官免勒停弓弩院工匠

俞宗等十人黥面配京西牢城端之被差看驗弓弩不堪修者折剥乃以雜色弓三十五萬餘張赴折剥所內角面十二萬可修計實費錢七千餘貫犯在疎決前上曰是以可弗懲乎特黜之端之先以造弓弩弦省工減磨勘四年至是生枉費得罪

呂惠卿家傳惠卿判軍器監時禁中亦置造作所中官衛端之編排弓槍庫雜色弓七十餘萬張其當毀者四十九萬張已毀十七矣惠卿遣屬官李稷詣諸庫覆視之得其以良爲惡而未毀者十餘萬請復存之案端之得罪時惠卿已執政矣或是惠卿先發端之罪及執政乃行罰也家傳又以端之得罪係遣郝質詣軍器監前

御質諸監已附正月十三日更須詳考之
九月丙午內出敵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　十一月乙未朔上批累降指揮令軍器監具可用戰車制度奏聞至今未見將上宜令速詳定進呈　八年四月甲子上批軍器監初造軍器樣制雖多未應所用朝廷間有需索多無見在可令計定河北三處合用名件所闕少數製造其無用者毋得妄費財力　十月辛亥軍器監言造將下鞍轡五千副乞下河東等路采買生曲材造鞍橋上批合材已自堅牢堪用不須枉費財物可罷采買　十年四月丙申詔軍器監置主簿及勾當公事官各一員丞主簿互差從判監范子奇請也　十一月丙辰軍器監言天下軍器今

五路已編排修完其餘諸路欲令隨州郡大小次第編排以五千人至千人爲額從本監量定年限於都作院修選委監司或提舉司官一員提舉檢點從之　元豐元年八月甲寅軍器監奏請將官皮甲以生白絲染紅代犛牛尾爲瀝水上抵絲可惜宜用他毛代之　二年十月詔軍器監出黑木風羽紅木風羽白木四風羽弩箭總百三十萬賜開封府界京東西將下各五萬　四年七月甲辰涇原路經畧司言近準朝旨脩渭州城置炮臺已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床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爲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依樣造以備急用軍

器監言弩每座重千餘斤難運致乞圖其様付本路作院從之　五年六月丁巳軍器監言相州都作院造防城箭二十三萬河北無竹笴乞依定州用樺木笴從之　六年八月庚子上批京都所造軍器動以萬計雖廣求制様尚恐未殫衆善或不適用徒費工力聞鄜延路經略使劉昌祚屢諳戰鬬精於騎射而留心兵仗委走馬承受霍兩諭昌祚令具所習用馬步戰器並具繫士卒禦賊可用利械入遞進呈　九月丁巳上批付劉昌祚得所進器械具悉令於京師見作軍仗賜卿金線烏梢弓十神臂弓二將官甲馬軍甲偏挨甲各一斧合竹馬槍馬軍刀步人刀各五欒竹步人排刀各一標二透蠋尾馬黄弩椿一以備出入

卿吏省閱具便否以聞　十月辛卯工部郎中范子奇言昨判軍器監創造床子大弓二張強於神臂弓獨轅弩較之九牛弩尤爲輕便用人至少射遠而深可以禦敵詔工部軍器監管軍官同比試以聞　十二月奉議郎編脩軍器什物法制蔡碩爲軍器少監上批碩於器械工作程式極爲究心頗臻智巧故有是命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五月庚子專一製作軍器所隸軍器監注文詳見濬汴河

試刑法

熙寧元年秋七月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婦人阿云有母服嫁民韋阿大嫌其陋謀夜以刀斲之已傷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

理寺論其罪用違律為婚杖貸阿云死知登州許遵言當論如勅律詔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乞送兩制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定而光與安石議異安石本不曉法而好議法強主遵議特與光異及執政遂力行之然議者不以安石為是也　二年八月乙未朔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二十七日勅施行先是呂公著等定按問欲舉如王安石議詔依所定於是審刑大理寺官齊恢王元師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不當中丞呂誨與諸御史亦皆論謀殺不當用首法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者而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會富弼入相上令弼議而又

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與也　癸卯司馬光言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法謀殺刑名被劾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乞赦劉述等不報　己巳罷殿中侍御史孫昌齡爲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蘄州先是昌齡言臣累論辨謀殺之法非是遂黜　二年三月丙辰詔審刑大理刑部詳議詳斷詳覆官初入以三年爲一任再任以三十月爲一任仍逐任理本資序其支賜都數比較逐官斷罪有無失錯稽違及駁正刑名分三等第給之京朝官選人歷官二年以上無贓罪雖有餘犯而情非重害者許兩制

刑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同罪舉試刑名如無人舉試但歷任有舉主二人或監司以上止有一人皆聽乞試試日許齎所習文字就試每日試一場每場試案一道每道刑名約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並取舊斷案內挑揀罪犯攢合為案至五場止仍更問刑統大義五道其所斷案具鋪陳合用條貫如刑名疑慮即於所斷案內聲說所試人斷案內刑名有失令試官逐場具錄曉示錯誤亦許試人再經試官投狀理訴改正其斷罪通數及八分以上須重罪刑名不失方為合格其考試關防並如試諸科法初議謀殺刑名上作人多不曉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識少人習中書本不當與有司日論刑名但令有司既未得人而斷人

罪又不可不盡理上曰須與選擇數人曉刑名人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諭陳升之曰法官事不見將上學校事亦不見商量中書諸事都未有端緒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壯且勉力為朝廷立事古人愛日與草木同盡誠可惜也於是定議降詔試法官蓋始此　六月辛巳司勳員外郎權河北監牧使崔台符權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台符聞之舉手嘉額曰數百年來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故有此授　九月己亥命崔台符曾布朱溫其考試官法　六年三月丁卯詔自今進士諸科同出身及授試監簿人並令試律令大義或斷案與注官如累試不中或不能就試候二年注官曾歷明法舉人

過科場願試斷案格排於本科本等人之上　己巳詔自
今試法官斷案刑名約七件以上十件以下　四月甲戌
以朝集院爲律學賜錢萬五千緡於開封府界檢校庫出
息以助給養生員置教授四員請給人從視國子監直講
命官舉人並許入學試中官給食每月公試一私試三公
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
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三事至五事　戊戌詔比詳
應明法舉人止願依法官條例斷案大義者聽如合格仍
編排在本等人之上令定所試場第及考校樣行之仍改
先降指揮明法爲諸科如敢冒應諸科人名試法許人陳
告賞錢百千同保人永停取應　七年十月壬子中書言

令欲應得替合守選人歲限二月八日以前於流內銓投狀試斷案二道或律令大義五道或義三道差官同銓曹主判官撰式同考試第爲三等申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入優等者依判司例升資無出身者賜出身如試不中或不能就試者及三年與注官即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其錄事參軍司理司法仍自今更不試判亦不免選詳見武定臣僚奏篇

八年閏四月詔試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餘循資堂除差遣免試其京朝官即比類推恩　八月壬子命池州司法參軍孫諤編定省府守監公使例冊條貫又命諤監制勅庫諤邵武人即舉進士試法中第一故以此授之制勅庫用士人自諤始　七月詔進士及第自第一人以下注

官並先試律令大義斷案初自三人以下始令試法至是
中書習學公事練亨甫言進士高科任簽判兩使職官通
與一州之事其於練習法令豈所宜緩前此習刑名者世
皆指以為俗吏今朝廷推恩雖厚而應者尚少又獨優高
科不令就試則人不以試法為榮滋失勸獎之意故有是
詔　十年五月丁丑詔使臣換文資試律令大義十道以
八通為上六通次之四通又次之並為合格中書取旨
元豐元年八月壬子詔自今科場考試刑法官並中書差
官　五年十二月丙子詔諸承議郎以上及幕職州縣官
并未入官人歷任無私罪徒及入已贓失入死罪并勒停
口替後已經一任者許試刑法無人奏舉聽於吏部及所

在官司投狀乞試見在外任官及授黄河地分見闕者不
許就試諸舉官試刑法者尚書刑部官大理長貳歲各十
人侍從三省六曹御史開封府推官及監司各七人　六
年四月壬戌國子司業朱服言相度入律學命官公試律
學斷案考中第一人乞許依吏部試法與注官其太學生
或精於律義斷案就律學公試中第一與比私試第二等
注籍從之　元祐三年三月甲子吏部尚書蘇頌等狀看
詳試刑法人自來每年春秋兩試準勑秋試已罷即令每
年只是一次春試若依條每年申都省立定到闕日限顯
是枉煩欲乞將試刑法人立定每年一次春試其試人限
當年二月十五日以前到闕免致逐旋申煩朝廷立限若

立此法亦令試人每年預知其試依限赴闕從之

論肉刑

熙寧二年五月丁卯上論謀殺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論其故又論律非中才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盡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來即守此律不得如此類亦甚多上曰漢文帝廢肉刑是否富弼曰極是安石曰當時雖廢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兩支或瞎人兩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報其罪又強盜五貫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可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論刑者不可復寧雖欲自新其路無由除肉刑乃所以開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　九月上諭樞密院沙

門島罪人數多及廣南編配罪人多即竄還令與中書別
議立法且欲復行肉刑呂公弼以為不可退而上疏曰臣
議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為然絳又言假
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況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人
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
仁逮今千餘年一旦用之必駭四海觀聽況古雖有肉刑
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
堯舜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
所施焉臣願陛下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
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審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
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

民心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上納之　三年
八月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詔付編勅所詳議立法初
刪定編勅官曾布上肉刑議上問執政曰布所言肉刑可
即行否安石曰理誠如此即行亦無害但務斟酌所當施
肉刑者布始爲編勅刪定官即言立法必本於律律所未
安不加刊正而獨欲整齊號令是舍具本而治其末也因
乞先刊正律文詔布條析具上布言律疏義繁長鄙俚及
令所不行可刪除外凡駁其舛錯乖繆百事爲三卷上之
詔布如有未便續條析以聞

司馬光云布素爲王安石所厚使改定律文不知究竟
如何當考

元豐元年九月上初即位韓絳即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執政議知樞密院呂公著以爲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吳充議復置圜土衆以爲難行王珪欲取開封死罪囚試以劓刖公著曰刖而不死則肉刑遂行矣議竟得寢　五年七月壬午詔罷大理寺官赴中書省讞案自今每歲一次本寺以見在案盡斷絶上中書取旨上因論刑曰先王之肉刑蓋不可廢夫人受形於天以法壞之故謂之肉刑楊子曰肉刑之刑刑也周穆王訓刑大則五刑次則五宥又次則贖凡十五等輕重有倫至漢文帝罷之若草秦之弊欲休養生民則可矣如格以先王之法則不得爲無失三代之時民有疆并分

別圻域彰善癉惡入重還徙故以流爲重後世之民還徙
不常而流不足治也故用加役流又未足懲也故有刺配
猶未足以恃故又有遠近之别蓋先王教化明習俗成則
肉刑不爲過也

增吏祿

熙寧三年八月癸未上批聞在京諸班直并諸軍所請月
糧例皆斗數不足內出軍家口虧減尤甚請領之際倉界
斗級守門人等過有乞取侵剋甚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
意宜自今每石實支十斗其倉界破耗及支散日限斗級
人等祿賜告補關防乞取條令三司速詳定以聞先是諸
倉吏卒給軍食欺盜劫取十常三四上知其然故下是詔

且命三司條具於是三司言主典役人歲增祿爲二一萬四千餘緡丏取一錢以上以違制論仍以錢五十千賞告者會赦不原中書謂乞取有少多致罪當有輕重今一錢以上論以一法恐未當又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宜歲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在京應千倉界人如因倉事取受糧綱及諸人錢物并諸司公人取受應千倉界并糧綱錢物並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錢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過致并與者減首罪二等徒罪加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加配千里外滿十千即受贓爲首者配沙門島若許贓未受其取與過致人各減本罪一等爲首者依上條內合配沙門島者配廣

南牢城仍許人陳告犯人該徒給賞錢百千流二百千配沙門島三百千若係公人給賞外更轉一資以上人仍亦許陳首免罪給賞從之　四年正月辛亥詔三司應賣撲酒麯諸坊場錢每千納稅錢五十仍別封樁以祿吏　五年五月癸未詔增中書審官東西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南曹開封府吏祿其受財者以倉法論　六年四月戊戌詔裁定在京諸司吏請給先是吏祿各有定式後以兼局增茶湯紙筆等錢僥倖相因略無限制而樞密院有言故降是詔已而王安石白上曰如吏人馬驟差往西川陝西又往湖南北兩路溪洞人如中書檢正吏皆一人兼兩人文字若不許兼請即誰肯任勞責者既是官有兩局若不許

兼止是占吏人愈多而妨其本勾當處且令日食不足耳上曰一人兼五人處如何安石曰凡兼局吏非在一員官之下即亦不可兼既無一員官兼五六處差遣者即豈有兼五七局之吏上乃追前詔寢之　七月丙寅詔樞密院減書令史五人增令史俸月錢二千書令史五千春冬各絹五疋以汰冗養廉也　十二月壬申三司言新法所增吏祿除舊請外歲支錢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三緡有奇　詔以熙寧四年後坊場稅錢撥還不足則以市易司市例等錢補之仍令提舉帳司歲考支收數上中書時內自政府百司外及監司諸州胥吏皆賦以祿謂之倉法京師歲增吏祿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

萬九千八百餘緡然皆取足於坊場河渡市例免行後剩息錢等而今縣官歲入財用初無少損且民不加賦而吏祿以給焉　乙酉中書言增開封府等處吏祿以行重法上曰異時吏不賦祿而受賕輒被重劾今朝廷賦祿而責人可謂忠恕矣　八年閏四月癸巳權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祿行河倉法蓋欲革絕私弊今聞却有以假借典質之類爲名經隔月日方受財物者宜爲防禁詔行倉法人因職事以借使質當爲名受財者告賞刑名論如倉法十二月自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行重法以絕請託之弊其年京師諸司支吏祿錢凡三千八百三十四貫有奇及沈括爲三司使當熙八年其年支吏祿凡三十七萬

一千五百三十三貫有奇京師舊有吏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此數云　元豐六年正月詔戶部尚書安燾同本部郎官立省曹寺監新舊吏祿云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五

神宗皇帝

薛向等措置陝西折二錢

慶歷中陝西河東皆用鐵錢後用張奎議小鐵錢獨行於河東而陝西許用銅錢及大鐵錢以一折二然小錢積同華二州者凡四十萬緡熙寧初詔賜河東以鐵償之 熙寧二年三月詔令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各具財用利害奏聞 三年七月辛丑遣發運司管勾運鹽屯田郎中劉忱同陝西轉運司相度本路興置鑄錢監利害以聞以發運使薛向等請出上供錢帛二十萬貫匹買岑水場銅鉛四百餘萬斤運至陝西增鑄錢百萬緡以備邊也具

後恍等奏至多與向議協乃詔行之
本志係此事於元年七月誤也向二年六月乃除發運
四年三月己亥皮公弼在陝西嘗建言陝西見行當二大
銅錢因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
以當三猶私鑄乃減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民無冒利
盜鑄衰息請以舊銅鉛盡鑄當二錢從之其後折二錢遂
行天下　七年六月癸未秦鳳路轉運司請于鳳翔府斜
谷置監鑄折五折十錢乞降御書字樣詔惟鑄折二錢
八月戊辰詔鳳翔府罷鑄郿縣夾錫青銅折二錢以錢成
擲之輒碎也　九月壬戌是時關中錢法弊永興軍路安
撫使吳中復請以錢四十貫缺薄惡錢一斤則民間專行

省撫大錢少不足用請以所買惡錢悉改鑄大錢而民間所行私大錢一以一小銅錢買而更鑄之永與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請盡買惡錢且毋行鑄鐵錢相易事有司盡納僞錢請先於本路五銅錢監改鑄一年可竟又請改鑄所買惡錢秦鳳路都轉運使熊本言買惡錢及禁舊通行大錢銅錢相易皆非便請降錢式下所屬而禁用惡錢犯者論如法勿廢舊通行錢選官庫惡錢同所買改鑄之小變其模爲熙寧重寶令本路官錢受私錢已多省撫錢久廢公私百無一二令雖以錢四十得僞錢一斤及銅錢千易當二鐵錢千其實鐵錢一斤才當斤鐵耳千錢爲鐵六斤鑄爲錢二千而以銅錢千易之官失多矣又錢多一年

改鑄未得竟也且民費千錢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錢才易
其半又禁其通行大錢則方災傷民所有錢四亡其三何
以救災衆議不同於是詔運司度利害以聞
　此據食貨志第六卷比實錄所書頗詳當用之
八年正月丁巳權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
法以方寸之紙飛錢至遠然不積錢爲本亦不能以空文
行令商虢鄜耀紅崖青遠鐵冶所收極廣茍即冶更鑄折
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爲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
事上批可如所乞委公弼總制營辦　二月甲子永興軍
等路轉運使皮公弼奏見管私鑄錢轉運司九萬餘緡常
平司十一萬餘緡并買民間私鐵錢數十萬斤並當改鑄

省樣錢欲除永興華河中陝西銅錢監添匠鼓鑄外更於商虢洛南增置三監鄜耀權置兩監共九監改鑄永興鄜耀河中陝去鐵冶遠第改鑄偽錢一年可畢商州洛南華虢最近鐵冶可以久行鄜州等五處候改鑄罷工匠併入商州等四監然後專鑄大錢從之仍委皮公弼總制營辦先是安撫轉運司出牓收買四等私鐵一切禁斷通舊用錢而以銅錢易之以官庫見管并換到通用私小鐵錢重行鼓鑄而熊本以爲如此則公私未便乃下逐司申明前後條約惟揀缺薄濫貫字樣不明等私錢犯者依法施行入官銷毁應自來通用錢並令行使如故其官庫不堪鐵錢等即别置錢監增口物料比省樣微加别異鑄熙寧重

寶詔逐司具官私合改造數數各計若干及如何措置以
聞至是轉運司條具來上故有是詔　三月丁酉詔秦鳳
等路都轉運司相度所鑄大鐵錢約補足所廢監錢數及
充交子本錢外不須廣鑄　九月庚午岷州置鑄錢監令
知熙州高遵裕轉運副使張穆之提舉以遵裕言威遠監
所鑄折二錢用工少而得利多令岷州鐵冶暴發若增置
一監歲可得緡錢四十萬故命置監焉後賜監名曰滔山
　九年六月壬辰三司言奉詔折二錢且可未得支用別
聽指揮前已詔諸路通行令未審止禁在京或止諸路並
罷上批都下錢法自祖宗以來未嘗有改其新行折二錢
不須取索比較利害宜直指揮京師并畿內並罷先是薛

向鑄折二錢於陜西其後許彦又鑄於廣南以償銅價旣而有言折二錢民不肯折用又諸路繼有如此者故始詔令府界不用後章惇乞并府界用之上曰府界旣用即當令京師亦用之至是有言民以用折二錢不售詐於開封而復被决者又言有詐三司者以故上批欲罷之及中書訪問開封府三司皆言無是事乃再以進呈上又云但恐經久富民藏小錢莫出爾安石曰大錢亦無多富民豈肯藏小錢不出藏小錢不出於富民亦有何利上又曰恐四方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爲貧窘乃傷國體如何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繫貧富且自古興王唐太宗周世宗時極貧然何足爲耻臣初不欲鑄折二錢今乃極論者朝

廷舉動四方所瞻稍有罅隙即爲奸人窺伺愚弄將不能立國是又何能安天下國家也上乃令復行之然而宮訖不欲用折二錢故折二錢未嘗進入禁中安石爭不能得退遂移病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間於卿天日可鑒何遽如此安石乃出　己酉侍御史周尹言臣聞錢幣之用古者或謂之泉欲其通流而無滯或謂之布取其周遍而平均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伏見盜鑄錢不少問其本末蓋是錢法用一當二鐵錢易得而民間盜鑄者賞少利倍又訪聞得所在官中積聚者約有數百餘萬貫民間收藏者猶不在其數緣上件錢貨起初元以一當十後來減爲折三近歲又作折二已於國家重貨一損其八若

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敢輒有奏請昨來朝
廷差汪輔之往逐路揀選鐵錢數不多今三司 指揮更
不行用仍行改鑄就令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即
一年之內除節假旬假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得九十萬
貫以來計二三年間未滿數百萬貫況日課未必及三千
貫之數也若改鑄之法或只仍舊作折二錢即民間盜鑄
定亦不可止絕臣欲望將折二鑄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
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
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而農商交易獲衆
貨通流之利且約官中所有止就四百萬貫言之若以二
爲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簡省便可得用 十年

六月壬寅三司言鑄大錢欲乞且依舊額今後如有添鑄乞除陝西河北河東外諸路並鑄小錢又言河北西路轉運司請於邢磁州置監鼓鑄折二鐵錢十萬貫今相度欲於永興軍路鑄折二錢十萬貫却於河北西路添鑄大銅錢並從之　十二月甲辰詔鑄錢司並以元豐通寶為文

元豐元年八月乙丑利州路轉運司言興州濟衆監每歲舊鑄錢四萬一千緡計支本錢二萬四千緡得息萬千七緡應副茶場司今若依蒲宗閔奏請增鑄常使錢三萬六千餘緡通舊錢及額錢總七萬二千餘緡共支本錢四萬二千三百餘緡可得息錢三萬緡其宗閔所乞鑄一半大錢欲並鑄折二大錢不惟便於行用兼省工費得收息

入茶場司足用外限一年撥還本錢從之仍令止鑄本路見使錢　七年六月丙子詔陝西三銅錢監所增鑄折二錢每監以五萬緡爲額息錢賜轉運司

薛向等措置陝西鹽鈔

熙寧初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爲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兑糧草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宋迪分領其事仍命趙瞻制置又以内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　八年中

書奏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大抵謂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見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定買兩路實賣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置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九年乃詔御史劾陝西官吏仍止三司額外出鈔復詔三司講畫利害以聞　十年三司言鹽法之弊由熙河

鈔溢額故價賤而為糧貴又東西南三路通商郡邑榷賣官鹽故商旅不行令鹽法當改官賣當罷請先收舊鈔印識之舊鹽行加納之法官盡買舊鈔其已出鹽約期聽商人自言準新價增之印鹽席給符驗東南舊法鹽鈔席纔三千五百西鹽鈔席減一千官盡買先令解州場院驗商人鈔乃許賣已請鹽立限告賞聽商人自陳東南鹽席加錢二千五百西鹽席加三千為易舊符立期令買其全席鹽限十日自言乃令加納錢為印識給新引聽以舊鈔當加納錢皆行之而別定官賣鹽池

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遭濮等州是歲乃詔三司言相度

及再體問商人自來生產小鹽及隣接京東河北末鹽地分澶濮濟單曹懷州南京及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邱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韋城九縣令通商及爲外來小鹽侵奪販賣不行合依舊官自出賣仍召客人入中外其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及開封府界陳留雍邱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鄢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十一縣欲且令通商候逐月繳到客人交引對比官賣課利不相遠即著爲足法若相遠或趁辦年額不敷即依舊官賣從之先是張京溫提舉賣鹽頗增鹽價民不肯買則課民日買之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者重賞募人告以犯人家財充民買官鹽食不盡者留宿者同私鹽法民間騷怨

鹽鈔每席舊直六千至是才二千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朝廷疑之召陝西轉運司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官賣鹽爲不便詔與三司議之沈括在三司雖不能奪公弼議然王安石方主景溫括希安石意乃言若通商則歲失官賣緡錢二十餘萬惟乞將管城等十一縣并南京孟陝同華衛六州府通商而中書訖不行安石既去位括始與公弼共言官賣鹽不可不罷於是詔許孟陝同華河中六州府陳留等十一縣通商餘官賣猶如故云　元豐二年正月丙申上謂輔臣曰向以陝西用度不足出鈔稍多而鈔加賤遂建京師置鹽鈔之法本欲收鹽價飛錢於塞下而出鈔付陝西無止法都內凡出錢五百萬緡卒不能

救鈔法之弊益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王珪曰利不口不變法上曰大抵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洪羊唐之劉晏其才智僅能推行況其外者乎朝廷措置經始所當重謹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蹇周輔措置南鹽

元豐四年三月戊子先是章惇察訪湖南口本路提點刑獄李初平措置般運廣鹽添額出賣之法然未及行元豐三年惇既參政有郟亶者邪險銳進素爲惇所喜迎合惇意推倣湖南之法奏乞運廣鹽於江西即詔權發遣度支副使蹇周輔詣江西相度周輔承望惇意至是奏言虔州

運路險遠淮鹽至者有常數人苦淡食而廣東所産不得輒通無賴姦民冒利犯禁習以盜販爲業已與兩路監司會議立法請罷運淮鹽通般廣鹽於虔州以七百萬斤爲年額百萬斤爲準備南安軍以百二十萬斤爲年額三十萬斤爲準備均虔州舊賣淮鹽六百一十六萬餘斤於洪吉筠袁撫臨江建昌興國等州軍闕鹽出賣處不害淮鹽舊法而可通廣鹽詔令周輔限一月具立成法已而周輔具江西府廣東路鹽法并總目條上從之　五年三月乙酉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言聞道塗洶洶以賣鹽爲患望稍變法以便民詔江東路提點刑獄范峋體量仍下見提舉鹽事官曾伉分析百姓不便所以及州縣違法

因依以聞詣又言巡歷洪筠等州據百姓陳狀論訴州縣抑令置鋪賣鹽已牒所屬施行臣竊詳蹇周輔元立鹽法以救淡食之民今民間積鹽不售以致怨嗟賣既不行日錢欠負追呼刑責將滿江西其勢若此則安居之民轉爲盜賊其將柰何　九月戊申提舉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張士澄轉運判官陳偲等上本路八州鹽舊賣及今來相度合增賣鹽數脩爲湖南廣東西鹽法條約總目戶部言欲依此推行候就緒令本路轉運提舉官同立法從之初蹇周輔言韶連郴道州可以通廣鹽數百萬代淮鹽食湖南故奉議郎郟亶亦乞運廣東鹽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詔送士澄偲相度至是奏上乃下監司行之

周尹措置蜀鹽

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欲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朝議未決帝以問脩起居注沈括對曰私井既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端然忠萬戎瀘間戎界小井猶多止之實難若列候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帝悅其議遂寢然劉佐入蜀經度茶事嘗歲運解鹽千萬席　九年十一月侍御史周尹言成都路州縣戶口蕃息所產鹽食常不足梓夔等路產鹽多而人食有餘自來不禁販易昨成都府路轉運司以相度賣陝井鹽場遂止絕東川路鹽不入本路及開本路卓筒井自陝西至成都二千里道險不能續運致成

都路鹽踴貴斤爲錢二百五六十米二斗才得鹽一斤而東川路鹽斤止七十嗜利苟活之人至以兵仗裹送販易欲乞放東川路鹽依舊入成都府路轉運司不得止絕勿閉卓筒井但禁此後毋得創開罷官運解鹽商販入川聽如舊其後詔般解鹽依客人例出賣不得抑配商販聽如舊　元豐七年七月夔州路轉運使王宗望乞就成都府置榷鹽司

李稷等措置川茶

熙寧四年二月戊辰上對輔臣言向來茶法之弊文彥博曰非茶法弊蓋昔年用兵西北調邊食急用茶償之其數旣多茶不售則所在委積故虛錢多而壞法也王安石曰

榷茶所獲利無多矣吳充曰仁宗朝茶法極弊時歲猶得九十餘萬緡亦不爲少茶法因用兵而壞彦博所言是矣然立法之初許商人入芻粟邊郡執交鈔至京師或使錢銀綢絹或香藥象牙惟所欲商人便之故法大行至祥符初限以三税之法立定分數不許從便客旅拘制又茶官多買茶之下者苟足課額商人得之往往折閱又法數變而民不信此其所以大壞如邊鄙無事法令不爲小利輕變自無不行之法

食貨志云茶法自天聖以來屢易嘉祐初行通商雖議者或以爲不便更法之意則主於擾民熙寧四年帝與大臣論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吳充王安石各論其故然

於茶法未有所變也及王韶建開湟之策委以經畧七年始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惟茶乏茶與市即詔趣杞計見茶計水陸運致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又詔得調舉官屬迺即蜀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法既加急矣猶未甚害也八年

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歲增十萬之息既而運茶積滯歲課不給即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疋以折脚費實以布息助茶利也亦未免滯積都提舉市易司因建遣都官郎中劉佐體量佐復建議歲易解鹽十萬席雇運回車船載入蜀而禁商販即以佐代杞之任未幾鹽法復難行罷佐宗閔乃議川陜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與官場更嚴私易之令犯重至徒刑仍没緣身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矣

元豐二年四月癸卯權發遣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言自熙寧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豐元年秋凡一年通計課利及舊界息稅并已支見在錢七

十六萬七千六十六緡辛酉鹽鐵判官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國子博士李稷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都大提舉茶場　六年四月戊申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言李稷没於王事稷領治茶事於五年間除百費外収獲淨利四百二十八萬餘貫伏望以稷成就茶法之功賜之土田又言文州與階州接界而兩路茶法不同階州係禁地見有博馬及賣茶場文州係通商地分兼龍州界亦係相連乞以文龍二州並爲禁地又言永興等路惟是金州所出及影帶透漏山南私茶或南方僞造末茶其價髙貴陝西之民良以爲苦乞計置川路餘羨茶貨編入陝西路諸州軍出賣並依秦鳳等路禁茶地分條貫施行

又言成都府據川陸之會茶商為多常患物貨留滞不免賤入貴停之家乞于成都府置博買茶都場隨宜增價出賣及博易諸般物貨却行變轉其所增利息並依川路賣食茶及陜西博易條施行詔並依師閔所奏李稷賜隷州官田十頃初蜀茶額歲三十萬至後加為五十萬及師閔代稷為百萬

食貨志熈寧七年至元豐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陜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口　熈寧七年税息錢四十萬緡元豐五年五十萬七年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詔定以百萬緡為歲額除充它官經費外並儲陜西以待詔用

六月乙丑秉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郭茂恂言昨準詔專提舉買馬兼領茶事而場司不兼買馬既不任責遂衍法以害馬茶價每䭾有增十餘千者恐蕃馬歲不入上誤國事乞併茶場買馬爲一司庶幾茶司同任買馬之責

十月辛卯提舉茶場陸師閔言每歲所取息稅以百萬緡爲額除應副别司年額外並於陜西等路封樁以待詔用從之師閔又言運鹽入蜀見計置萬三千席約賣盡得二分五厘之息又言準朝旨增廣茶法自措置以來以所起茶數及見賣價約息稅錢無慮四十萬緡而金州所置三場收息亦當不下六七十萬緡詔候及一年奏取指揮

十一月乙丑通直郎都大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陸師閔

言比者買種民重立茶場法並用年終額外增剩依江湖淮浙六路賣鹽條支賞其立額並其餘增虧比較賞罰並依課利場務法茶場司專條更不用管句官賞罰減監官之半而不給賞竊詳本司之法與天下課利場務不同如鹽酒之類皆以本息通立額而本司但以淨利為額今買種民之法須當用去息別立租額如用本多收息薄通比租額增則受賞用本少收息多以息填本通比不及租額則受罰深害茶法不可施行詔茶場司並用舊條其戶部議法不當尚書李承之侍郎蹇周輔各罰銅六斤金部郎中晁端彥員外郎井亮采各罰銅八斤戶部及都省吏各罰銅有差

師閔云貴種民立法而種民獨免罰當考

七年八月乙未都提舉榷茶陸師閔言川茶之法肇於熙寧甲寅行之陝西既有明效以河北河東生聚之衆惟茶不可一日而闕若視陝右成法而歸利於公上度兩路歲費之數置官場於荊楚間和市歲計運致兩路率用陝右禁地之法本路俱積以助邊費詔師閔條具以聞尋下兩路具到合用茶數及進呈詔寢之

朱本刪去云不行合刪桉此乃神宗盛德安可没也仍具存之

十一月丁巳中書省言元豐二年提舉茶場李稷以息稅五十萬緡爲額後陸師閔奏自立額後連歲增羨乞自七

年以百萬緡為額未知虛實詔榷茶司具自二年立額後至六年所收息稅有無增剩及支費數以聞

周直孫等措置在京酒麴 京東路附

熙寧四年六月丁巳詳定編修三司令式所刪定官周直孫言在京麴院自來酒戶沽賣不常難以口額累經更張未究利害推究其原在於麴數過多酒數亦因而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折其利為今之法宜減其數增其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苦而官額不虧矣請以一百八十萬斤為定額遇閏年則添踏十五萬斤舊價每斤一百六十八文請增作二百文省舊法以八十五為陌請並紐計省錢便於出入舊額二百二十二萬斤約計錢三十七

萬今額一百八十萬斤計錢三十六萬三年一閏十五萬斤計三萬貫又減少麥萬餘石及人工並無不虧元額錢數況免賒麴酒戶納小官錢借債契書公私費用不過每斤添支千文令用麴無餘官物無積況國初麴價錢二百文八十五陌 太平興國六年始減五十并具到酒戶情願事件從之

元豐元年正月辛未三司乞量增在京酒行麴錢於年額減麴三十萬斤遇閏年增造萬斤均給從之 二年八月戊申詔在京賣麴以百二十萬斤爲歲額斤錢二百五十候賣及舊額復舊價京師麴法自熙寧四年定以一百八十萬爲歲額斤錢二百後多不償及減歲額爲百五十萬

斤斤皆錢至二百四十緡不免逋欠至是命户房檢正官吳仲衍太常博士周直孺同三司講究利害廼請減麴額爲百二十萬斤斤爲錢三百均給七十店令月輸錢周歲而足

六年九月戊申權發遣京東路轉運副使吳居厚爲天章閣待制京東都轉運使先是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季秋至今上半年終酒税課利比元豐二年前任官内租額增百七十九萬五千餘緡其前官任内二年酒税額虧二十一萬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七

神宗皇帝

州縣廢復 分路附

熙寧元年五月廢慶成軍入榮河置軍使隸河中

舊紀上謂輔臣曰天下自五代分裂擅據一方多置郡縣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議併省之於是廢慶成軍又廢昇平縣按廢昇平縣實録已見四月末上語云云似為新政併省發端今附見此新紀亦不載上語

六月廢隨州光化縣　七月廢冀州棗彊縣富順監富順縣並為鎮　三年正月廢安川雲夢縣為鎮　九月廢洛州曲周縣　四年六月廢綿州西昌縣入龍安神泉象州

武仁縣同州夏陽州爲鎮　七月廢賓州爲信宜縣隸高州台州赤水縣爲鎮　八月廢橫州永定縣入寧浦桂州修仁永寧入茘浦　九月廢南儀州以岑溪縣隸藤州十月廢漢陽軍爲漢陽縣漢川縣爲鎮並隸鄂州省恩州清陽縣入清河又省慶州華池樂蟠二縣置合水縣　十一月改吉州萬安縣爲鎮　十二月丙子廢江陰軍爲縣隸常州又廢汝州龍興縣爲鎮省瓊州舍城縣又瓊山縣鎮戎軍安遠堡入開遠堡　五年正月廢北京來濟縣滄州饒安縣爲鎮忠州桂溪縣入墊江　二月己卯廢蓬州良山縣巴州其章縣卭州臨溪縣嘉州平羌縣並爲鎮三月廢壁州白石符陽二縣入巴州通江　四月戊寅廢

集州爲難江縣隸巴州　五月廢慈州爲吉鄉軍隸隰州省文城縣爲鎮入吉鄉省鄉寧縣析其地入晉絳二州廢漣水高郵軍爲縣以漣水隸楚州高郵隸揚州鈑門關鈑門縣復隸鈑州廢忻州定襄縣入秀容潞州黎城縣入潞城省相州鄴縣趙州贊皇柏鄉二縣汾州孝義縣歸州興山縣爲鎮　六月廢兗州鄒縣邢州任縣爲鎮入仙源南和　七月廢揚州廣陵縣入江都　閏七月廢延州金明縣爲寨豐林縣爲鎮廣州信安縣入儋州新興　八月辛巳廢鄭州以管城新定二縣隸開封府省原武縣爲鎮入陽武滎陽滎澤二縣爲鎮入管城廢澶州以白馬韋城胙城三縣並隸開封府并長[illegible]司[illegible]寺營[illegible][illegible]以事[illegible]乞

廢州狀奏聞乃下京西相度轉運使吳幾復等奏廢鄭為縣罷採役支費寬民力兼審問吏民實皆樂從而滑州亦以狀言本州自天禧河決後市肆寂寥地土淺薄河上差科頻數民力凋弊願府界與鄭俱為畿邑為便且庶幾王畿四至地理形勢相等已而上又問執政曰聞鄭人不以廢州為便然否王安石進曰此乃鄭民吏自乞又屬王畿則諸事優便所省錢一歲幾十萬緡省州官十餘員鄭州州役省四百餘人　已亥詔以京西路分南北兩路襄鄧隨房金均郢唐八州為南路西京許孟陳蔡汝穎七州信陽軍為北路甲辰廢杭州南新縣為鎮光化軍為光化縣隸襄州　九月丁卯詔以淮南路分東西兩路揚亳宿

楚海泰泗滁真通十州爲東路壽廬蘄和舒濠光黃八州無爲軍爲西路　廢蒙州爲立山縣隸昭州成都府犀浦縣成德軍靈壽縣雅州百丈縣敘州臨津縣爲鎮　十月廢儀州爲華亭縣及安化崇信隸渭州乾州爲奉天縣隸京兆永康軍爲寨導江縣隸彭州青城縣隸蜀州　十一月廢陵州爲陵井監以貴平籍縣爲鎮隸成都府　十二月廢梓州永泰縣綿州西昌縣爲鎮　六年正月置潭州安化縣升七星寨爲鎮　二月廢果州流溪縣爲鎮　五月廢復州爲景陵縣隸安州仍以玉沙縣爲鎮隸江陵府監利縣省施州永興寨置易平寨　六月廢荊門軍以長林當陽兩縣並隸江陵府建寧縣爲鎮　七月乙丑詔河

北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司所部廣遠宜分爲兩路以滄棣德恩冀滄瀛雄霸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寧永靜爲東路懷衛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趙州真定府安肅廣信順安永寧軍爲西路　庚午河北路察訪司言乞省併真定府井陘等二十八縣減官七十六員及役人三千二百二十七人從之

七月十三縣八月三縣九月七縣十二月五縣共二十七縣陳瓘尊堯集序云安石謂河北要爲民繇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云云

廢陝州硤石隨州陰平磁州昭德滄州臨津德州德平乾寧軍乾寧衛州衛新鄉邢州堯山平鄉懷州修武武德瀛

州東城景城江陵府枝江縣並爲鎮　八月李宜之請廢保定軍爲縣遣官相視而衆入軍衛乞留軍額其詳官之以爲官吏故縱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民爲用若如此不治後不可用官吏有坐才能禁約者及責保定軍卒不廢　置明州昌國縣廢澶州頓邱縣入清豐莫州長豐縣爲鎮并廢鄚縣春州廢陽春縣及以銅陵縣隸南恩州　九月廢真定府井陘河中府永樂濱州招安祁州永和祁州深澤冀州新河陳州南頓縣並爲鎮十月廢梅州入程鄉縣隸潮州省熙州馬騍寨　十一月丁卯廢儋州爲昌化軍崖州爲朱崖軍萬安州爲萬安軍以昌化感恩陵水寧遠吉陽及萬寧縣爲鎮隸瓊州

永豐鎮爲縣置熈州狄道河州枹罕縣　十二月廢金州平利洺州臨洺順安軍高陽大名府大名洹水經成縣並爲鎮渭州置制勝關及安化縣以舊縣爲鎮　七年二月割秦州大潭長道三縣隸岷州白石鎮隸長道廢遼州入遼山縣隸平定軍廢平城和順榆杜三縣丹州雲巖瀹州南川鄜州三川並爲鎮　四月壬辰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言察訪浙東溫台等州自熈寧四年以後監司未嘗巡歷州縣事廢弛無人點檢葢監司止在浙西乘船往來文移旁午指揮不一州縣莫之適從生民無所赴愬近郡困於將迎乞以浙東浙西及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提舉官六員分爲兩路杭蘇湖潤常秀睦七州爲浙西路置轉運

提舉於杭州提點刑獄於潤州越明婺溫台衢處七州爲浙東路置轉運提舉於越州提點刑獄於溫州從之

朱本削去墨本云方下本路合併入口年口年九月十二日丁亥勿復分路詔則是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即從沈括所請矣朱本考之不詳遽削去今依墨本仍具

本月日然墨本既於此載沈括云云又於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重載之亦誤也今止於此詳載削去彼書新

本考異殊不辨詰但依朱本簽貼略耳

甲午分京東路爲東西兩路以青淄濰萊登密沂徐州淮陽軍爲東路鄆兖齊濮曹濟單州南京爲西路先是鄆潤南等乞分爲兩路財賦金穀並令通融移用至是下京東

監司相度如潤甫所請

新紀係此事於八年正月丙午誤也五年八月己亥己

分京西

五月復憲州從知太原府劉庠所請也　八月甲午併辰

州麻陽招諭二縣隸沅州　九月詔日者分兩浙爲東西

路令有司言供億錢穀多在浙西計置及水利事盡在蘇

秀等州分之必至闕事其毋復分路

分路在四月二十六日癸巳朱本削去墨本誤也其復

分路在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

八年二月辛卯廢羈縻懷遠軍古陽縣爲懷遠寨述昆縣

爲鎮省鎮寧州禮丹縣入環州思恩縣並隸宜州　廢沅

州招諭縣及錦州寨入麻陽　閏四月廢秦州定遠綏遠二寨爲鎮隸隴州　七月復置真定府井陘縣徙治天威軍縣治置軍使復河南府偃師鎮爲縣廢緱氏縣爲鎮八月割昭州龍平縣隸梧州廢永州零陵寨　十一月割渝州隆化縣隸南平軍　十二月復雲南軍雲安監置舒州同安監　改秦州麻穰寨爲堡廢真定府靈壽縣延州延水縣隴州隴西寨並爲鎮　九年四月己酉復導江縣爲永康軍以武城爲軍使兼知縣事仍屬彭州以上批承康軍正控西山六州軍隘口昨據張商英奏請廢爲導江縣若非軍官實久彈壓可令復舊故也　五月丙寅詔復分兩浙爲二路初從沈括分路之請不半歲復合之於是

復分明年五月復有詔合為一路益以財賦不可分又已責監司分定巡歷諸州縣歲遍可也初復在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復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復分十年五月復合今附此

十二月庚戌即茂州汶川縣置威戎軍使　十年正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唐義問言北路近年廢荆門軍為長林縣以隸江陵府此軍控制巴蜀備防百越今以為縣城郭不完屯兵減少不足以控制要會乞復建軍詔荆湖北路監司相度以聞既而不行　四月丁未復冀州棗彊武邑二鎮為縣名瀘州小溪口新寨曰武寧　八月己亥呂溫

卿言河北分爲東西路其於監司巡按甚便至於通融移用之法則不能無害如東路出絲綿綢絹西路饒材木鐵炭而有無不得以相通而用度不得以相補欲乞如江淮發運使之法於北京特置河北京東西路都轉運司選重臣以領使事應合通融移用財賦課利按察郡縣事件等委四路轉運司通管專以經制邊計爲任北邊之財庶可以充足　元豐元年正月復桂州脩仁鎮爲縣　六月復鄧州方城鎮爲縣隸唐州置南平軍南川縣割通遠軍遮羊堡隸岷州　十月己巳復華州渭南鎮爲縣　二年九月復孟州汜水鎮爲縣　三年三月庚辰復置晉州趙城縣初熙寧中廢入洪洞縣爲鎮至是知州王說言百姓輸

納辭訴回遠歲失酒稅課不便秉竊考趙氏之先季勝生
孟增孟增生衡父衡父生造父周繆王賜造父以趙城今
趙城是也由此爲趙氏乃是國家得姓始封之地不與他
縣邑比故復之　十二月丁亥復置昌化縣萬安軍陵水
縣五年復程鄉縣爲梅州置兗州鄒縣　六月丙申詔應
經併廢州縣令復舊者具元建議官職位姓名以聞上以
併廢州縣出於使者欲以增剩役錢爲功故令考察
朱本改欲以增剩役錢爲功但云長有申請今從舊文
也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　十一月辛丑復管城縣爲鄭州以
監察御史劉極及縣令周邠有請也　元祐元年正月己

亥鄭州復爲奉寧軍戊午復瀛州束城鎮爲縣　二月乙丑侍御史劉摯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竊惟天下涵濡太平之恩久載白之老不識兵革者非一日矣事方繁夥民務增添議者謂益置郡縣以分治之乃其所也而比者聚歛之吏苟欲減役人以役錢以附會率爾之間遂行併廢不復問事體之如何人情之樂否益廢併之後州縣遼遠有山嶺重複江河阻絕遠者十數日近者五七宿不能一往來於官者以言爭訟則百姓赴訴難以言賦稅則百姓輸納難以言豪强則官司彈治難以言盜賊則官司警□難以言死亡則官司檢視難以言期會則官司追呼難乞自免役以來併廢過州縣鎮監凡可復者皆復之以使民

又言自來併廢州縣雖省得役錢以爲封樁之利然酒課稅額虧失者不可勝計今復添官三數員祿廩至微酒稅之利自足備用亦於公家無所侵耗昔嘗親見廢相州永和縣爲鎮之初永和之民相與號訴於官曰不知官中歲所利者幾何百姓願計其數均認之隨二稅以納幸留吾邑不廢也官不敢受其詞竟廢之陛下以此觀廢邑之人情宜復否也詔廢併州縣令諸路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常平司同共相度合與不合廢併以聞　己丑復晉州利川鎮爲縣　復成都路導江縣爲永康軍　閏三月辛卯復慶州平戎鎮爲縣　四月己丑復祁州深澤縣　乙巳復西京福昌鎮爲福昌縣　六月戊子詔復州縣知州軍縣並

堂選餘官吏部選差　癸巳復安州景陵縣爲復州鄂州漢陽縣爲軍漢川鎮安州雲夢鎮荆南王沙鎮枝江鎮建寧鎮歸州興山鎮並爲縣　戊申復汝州龍興鎮桂州永寧場爲縣是月復衛州黎陽縣爲通利軍　七月壬戌淮南轉運副使趙偁請復以宿州靈壁爲鎮從之　十月辛卯復象州武化縣廣州信化縣爲縣　二年正月甲戌復衛州新鄉鎮爲縣　五月丙子復成德軍靈壽鎮爲縣

六月戊子復懷州修武鎮爲縣　辛丑復雅州百丈縣

七月甲寅復欽州臨津鎮爲縣　十一月壬戌復横州永定縣　甲子復西京頴陽洛陽縣　十二月壬辰臣僚上言伏見熙寧元豐之間併廢州縣甚多其大要欲以省官

吏寛力役也近歳議者頗謂併廢州縣雖可以省官吏寛力役而不能無害者封疆既濶則輸税租者或咨怨於道塗官吏既去則爲盜賊者或公行於市邑以至訟訴追呼皆非其便此朝廷不得不慮也故元祐元年二月九日勅併廢州縣令諸路轉運提刑提舉司共相度合併廢具利害聞奏縁此諸路已廢之州縣並多興復臣愚竊謂興復州縣惟坊郭近上人户便之鄉村下户乃其弊也知其然者州縣既復則并邑盛而商賈通利皆歸於坊郭此坊郭上户所以爲便也復一小邑添役人數百役皆出於鄉村下户所以受其弊也自元祐元年二月九日降勅相度幾二年矣其利害明白而不可以不復者下詔之初皆已復

矣其可以復可以不復者仍遷延至今況自朝廷行差役法中外莫不以為宜而論者獨以地薄民貧之邑鄉村應役之戶不多者難得番休為患也今諸路方且攀緣前歲一時指揮而復縣不已增鄉戶之力役以利坊郭臣竊以為非便也臣欲望聖慈特賜指揮其元祐元年二月九日勑更不施行從之　三年八月辛巳詔復荆南長林縣為荆門軍

濬汴河 導洛附

熙寧六年十一月辛丑詔令冬不閉汴口令造栰截凘凌先是權判將作監范子奇言汴口每歲閉開勞人費財乞每至冬更勿閉口上曰舊閉口良有所費安石曰聞往時

所費至百萬上曰聞都省有碑言溝洫前通於汴水不知自何時如此河底漸高安石曰今溝首皆深汴極低又觀相國寺積沙幾及屋簷則汴河如此漸高未久上曰有汴河來已久何故近方如此漸高安石曰舊不建都即不如此本朝專恃河水故諸陂澤溝渠清水皆入汴諸陂澤溝渠清水皆入汴即沙行而不積自建都以來漕運不可一日不通專恃河水灌汴諸水不復得入汴此所積沙漸高也

丁未王安石言以濬川杷濬黃河自二十八日卯時至二十九日申時凡增深九寸至一尺八寸請以杷濬汴從之

先是有選人李公義者建言請為鐵龍爪以濬河其法用鐵數斤為爪形沉之水底繫絙以船曳之而行宦

官黃懷信以爲鐵爪太輕不能沈更請造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絙兩端矴大船相距八十步各用牛車絞之去來撓蕩泥沙已又移船而濬之它日又言開直河一道計省卻九百萬物料三百萬夫工如懷信所造濬川杷即處處危急可用直河所以有不可開者只爲近水開數尺即見水施功不得今但見水即以杷濬之無不可使水趍直河去處即一歲所省凡錢百千萬物料夫工又汴河廣濟河諸斗門減水河自此更不須計工開浚但列百千枚杷永無淺澁也　七年四月庚午詔置濬黃河司差范子淵都大提舉李公義爲勾當公事　八年二月丙戌同管勾外都

水監丞程昉等言嘗乞以京西三十六陂爲塘泊水入汴漕運其陂內民田欲先委官量頃畝數撥還或給價錢又採買林木遞送清汴牐欲作二三年脩仍選知河事臣寮再按視措置詔翰林侍讀學士陳繹入內都知張茂則與昉等覆視以聞其後繹等言可濟行運其置牐疏瀉土工物料見令楊炎等計置詔候相度畢具合行事節以聞

十月張方平判應天府方平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嘗論汴河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國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國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入契丹遂與強敵共平原之利故五代

爭奪兵革相尋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必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抵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爲國也則是今之勢國以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漕運以河渠爲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專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汴河則京師可立

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　九年十月丁酉判大名府文彦博言濬川杷無益於事詔令范子淵畫一分析奏聞

元豐元年正月戊辰熊本落知制誥分司西京饒州居住權都水監丞主客郎中范子淵追一官差遣依舊本坐按視濬河事不實緣踈濬有河退地二萬二千三百頃而附會報不以實子淵所稱河退地雖實而以二年數誤併爲一年故有是命又濬川杷僅同兒戲子淵所陳固多妄云運河置牐令都水監再相度以聞　二年四月乙卯詔導洛通汴用是月甲子興工遣禮官祭告　六月甲寅提舉導洛通汴司言清汴成以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畢

工凡四十五日自任村沙谷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黄河按連運河長五十一里河兩岸爲堤總長一百三里河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頃已引洛水入新口斗門通流入汴候汴水調均可塞汴口乞從汴口官吏河清指揮於新開洛口從之　十月詔金部郎中權判都水監范子淵減磨勘二年餘推恩有差以䟽導汴河有勞也　三年正月癸巳三司言發運司歲發頭運糧綱入汴舊以清明日自導洛入汴以二月一日自去冬汴水通行不必以二月爲限從之　六月乙卯參知政事章惇上導洛通汴記詔以元豊導洛記爲名刻石於洛口廟　四年七月戊戌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於向上兩堤視地

形低下可以納水處決之　五年六月詔已折金水河透
槽回水入汴自汴河北引洛水入禁中以天源河爲名
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四月辛未詔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
舉汴河堤岸司所領條析以聞　五月乙未户部侍郎李
定具到都提舉汴河堤岸司專切提舉京城所管課利事
件奏之　事見變新法　庚子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隸都水
監
舊録云先帝導洛入汴繕完戎器於無事之日皆專置
司事得以舉至是歸之有司新録辯曰導洛水造軍器
此非人君必躬必親之事先帝既置司何常不歸之有
司邪始則專置一司得以覈實事既就緒當有所歸故

各歸所隸是亦上帝之意也自先帝導洛至歸之有司

二十九字並刪去

元祐元年正月癸卯中書省言點磨得宋用臣導洛通汴并京城所出納違法等事詔宋用臣降授皇城使添差監滁州酒税其根究錢物未明事送戶部結絕仍令本部具合措置事件聞奏

塞曹村河

熙寧十年八月丙戌詔監察御史裏行黄廉爲京東路體量安撫使上曰河決曹村京東尤被其害令以累卿廉既受命條畫百餘事大略疏張澤濼至濱州以紓齊鄆而濟曹單淄濰齊之間積潦皆歸其壑郡守縣令以救災養民

者勞來勸誘使即其功發倉廩府庫以賑不給水占民居未能就業者擇高地聚居之皆使有屋避水回遠未能歸者遣吏移給之皆使有粟所灘即縣蠲賦棄責流民所過毋得征算使吏爲之道地止者賦居行者賦糧憂其無田而遠徙故假官田而勸之耕恐其殺牛而食之故買私牛而與之錢棄男女於道路者收養之丁壯而饑者募役之初水占州縣三十四壞民田三十萬頃壞民廬舍三十八萬家卒事所活饑民二十五萬三千口壯者就功而食又二萬七千人得七十三萬二千工給當年牛借種錢八萬六千三百緡歸而論薦士大夫後多朝廷所收用云

九月庚戌詔河決泛濫民田者官爲蠲畎被災縣放税賦老

幼疾病不能自存者日給口食　十二月甲申手詔比楊夫高埽檢河道回具所見條上可召審閲參覈利害無被災之名不致枉有勞役初河決曹村命官塞之而故道已湮高仰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固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村埽直東築堤至龐家莊古堤袤五十里二百步計用夫三百餘萬物料三十餘萬而夫等以爲口塞水流則河道自成不必更築以糜工役上重其事故令審問仍詔侍御史知雜事蔡確同相視以聞既而以確母病改命樞密承旨韓縝後縝言滾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變移無常雖開河就堤及於河身創立生堤枉費工力欲止用新河量加增修可以經久從之

元豐元年四月戊辰提舉脩河所言脩閉功畢遣樞密直學士陳襄祭謝仍以都總管燕達兼都大提舉脩護務令堅實靈津廟神濟夫人進封靈顯神妃初決口屢塞不能絶流財力俱竭達等相視無策有小赤蛇出於上流衆以爲神共禱之一夕沙漲河遂塞故賜名埽曰靈平廟曰靈顯神妃殆非人力也　五月甲戌朔曹村決口新隄成河還北流自閏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工一百九十餘萬材一千二百八十九萬錢米各三十萬隄長一百十四里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七十七